

龙湫茶味香

合肥 徐子芳

路拾级而上，终于来到“飞流雄健，如江河倒悬”的大龙湫瀑布前，立即被那奇异的景观所惊喜。瀑布从壁立千仞的崖顶飞泻而下，如同一道白练悬流于半空，飘飘忽忽，扬扬洒洒，气象万千。崖高不可攀。我不知那水从何而来，悬流一亿多年而不息。查看相关资料，也是说法不一，那就姑且不论。

待细看那悬飞的瀑布，并不是紧贴崖壁倾泻下来的，而是离壁悬空飞泻。先是水柱状，粗粗壮壮的，当很快与山风碰撞后，一部分顷刻间水花四溅，向周围弥漫，形成雄浑的水气，缥缈无形，把近周苍翠岭牢笼成雾状。只要你走近它，就在你脸颊上亲吻摩蹭，挥之不去。随着山风吹来，水气忽远忽近，忽暗忽明，如白绢在空中飘动，如银烟在云间升腾。人若站在湫水泻落的潭边，仿佛走进了蓬莱仙境。再看湫水的主流，则不为山风所撼，仍以气吞万里之势，闯入深潭。在眩目的瞬间，又变得很温柔的样子。当与原来的碧波融合一起，则静静地躺在潭中，等游人顾盼，完全没有了刚才冲冠一怒的暴戾，令人惊叹这深潭拥有如此巨大的亲和力。纵观潭面，长宽不过数亩，潭水绿得让人作无限遐思，像是一位穿着六月荷衣的少女，仰卧在潭中，把水染成这一潭碧绿，没有一星点杂尘。再细看那碧波，又像是未被切割的硕大无朋的翡翠，深嵌在这里，里里外外一片温润，若想把它捧在手中，却是望“玉”兴叹！潭

波上，飘逸着一只小舟，有几个红男绿女坐在上面，把手伸出舟外，舀着潭水，不时击起几点水花。船工戴着竹笠，摇着轻桨，小舟在潭水上悠悠滑行。蓑衣竹笠，一叶扁舟，烟水江南古诗中的画面，在不经意中呈现，当与小舟上几个现代穿着时尚的年轻人相映照时，历史的沧桑顿时在碧绿的潭水中，被翻拍成再也无法抹去的影像，成为大龙湫的独特胎记。

午间，我们落座离碧潭数百米外的一家茶棚，茶姑见来了客人，立即为每人泡了杯毛峰茶。她笑吟吟地说：这水是大龙湫的山泉水，茶也是大龙湫水滋养出来的，都是得了天地之灵气的。饮了这茶，不仅清爽解渴，更可以助饮者健体长寿。经她这么一说，我捧起茶盏一看，果然茶是好茶，水是好水。只见细嫩的茶芽在热水中缓缓地张开翠衣，伸展曼妙的身段，挤挤挨挨站在水中央，好似佳人在水一方，飘飘欲飞，楚楚动人。接着，它们又像小精灵似的，一个个不动声色地沉潜水底，乖巧地卧在那里，任凭茶客从盏口吮吸它的灵气，无怨无悔地作一次献身的洗礼。在开水冲泡的瞬间，从盏口飘溢出甜甜的香气，染得身边的空气也像茶水一样清亮倩碧。我轻轻地啜了一小口，顿时，五脏六腑仿佛都在游动茶的香气，那种无法言说的美妙感觉，只有深懂茶味的人才能有的。“好茶！”有人脱口赞赏。此刻，居然遇到懂茶的知音，心中不禁一喜。正想与他交流，只见大家

不约而同地捧起自己的茶盏，美美地啜品起来，接着又吮了一口，然后是一阵欢呼，这才眷恋着放下手中的茶盏，那份满足的神情还久久地留在各人的眉宇之间。

刚上山时，人人都是满头的汗水。不知不觉中，身上已清爽无尘，整个身心都处在极佳的状态中。看得出，谈笑声中，每个人的声气都非常平静，没有了常有的燥热气。此时，大家仿佛都在聆听大龙湫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呼吸声。

我惊叹大龙湫这座偌大的天然空调房，冰凉的水气弥漫在峰峦林壑，周围的温度只有20℃上下。在这里茗茶，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。品茶是讲究环境的。对此，古人早有评判的标准。“品茶宜精舍、宜云林、宜寒宵兀坐、宜松风下、宜花鸟间、宜清流白云、宜绿藓苍苔、宜素手汲泉、宜红装扫雪、宜船头吹火、宜竹里飘烟。”在这十一宜中，大龙湫几乎占有全部之宜。如果要评选品茶最佳去处，看来大龙湫一定是得天独厚的首选地。

遐想中，我没忘记品茶，不时捧起茶盏，美美地小啜一口。此时，山水照眼，茶味入心。什么红尘烦恼、名利惆怅，尽抛脑后，物我两忘。眼前只有茶香缭绕，瀑水氤氲。人生从未有此丰盈惬意，时空从未有此舒缓从容。在大龙湫品茶，真是一次难得有的清欢！



记忆中的纳凉

□ 西安 许双福

盛夏，找个地方纳凉是最为快意的事。

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父亲在湖北房县的部队里，我们住的是平房，房子后面是一块十来平米的空地，父亲给这块空地铺上了水泥。每在晚饭后，我们一家子就围在一起，每人手里拿着个蒲扇，唠着家常，偶尔，我和弟弟、妹妹跑去逮萤火虫，每在此时，母亲总是叮嘱我们不要走远，草丛中有蛇，这样的纳凉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，快乐的童年，愉悦的夏日。

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因父亲的工作调动，我们家搬到了西安的长安区，所在的王曲镇有一条叫鹳河的河流，河面很宽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河里鱼、虾、螃蟹应有尽有，那时，人们对这些没有食用的意识，偶尔抓上几条或是几只玩一玩，完了就放回河里。柳青先生的小说《创业史》中的“蛤蟆滩”就在这里。

盛夏来临，人们三五成群，或是一家人，或是恋人，漫步在河岸两岸，微风袭袭，虽没有空调的透骨，却有着舒经通脉的爽快。蛙声朗朗，虫鸣吟吟，一阵风吹过来，闻着莲叶散发出的清香，很是享受，惬意无比。

成家立业了，蜗居于单位公房的最顶层，屋顶经一日阳光的曝晒，每每开门，一股热浪扑来。此时的空调是件奢侈品，普通的工薪阶层想都不敢去想，电风扇吹出的风，没有了凉意，与热浪融合，一浪高过一浪的热。每天晚上，一家人抱着凉席，拿着被子，爬上楼顶。早晨起来，每个人的鼻口都是黑的，如此的避暑，如此享受楼顶的清凉，生活的有滋有味。太阳下山，上到楼顶，铺好凉席，围坐在牙牙学语的孩子旁，登高远望，孩子高兴，大人开心。

而今，看着家家楼外墙壁上挂着的空调室外机，物资丰富了，那种自然的感觉没了。进入空调房子确实凉快，却缺少了曾经拥有的心境。每每走在热浪滚滚的楼间距，使人想起曾经的纳凉时分，接受自然风的爽感，寻找纳凉处的快意。

听蝉赏萤山未眠

□ 句容 唐红生

伏天气，高温酷暑，热浪滚滚。傍晚，几个人相约夜登宝华山，一来避避暑气，二来赏赏夜色。汽车一路追着夕阳，从山的南门进入。

山里的暮色来得特别快，周边即刻模糊起来。一下车，晚风徐徐拂面，顿时清凉了许多。草木经过烈日的烤晒，正散发出阵阵芬芳。耳畔满是蝉鸣，嘹亮而幽远，远比城里的蝉鸣有气势。蝉声似一曲充满激情的交响乐章，又如波澜壮阔的海洋，一次次冲击心房，令人激荡澎湃。

沿着盘山公路登山，高大的梧桐树、茂林修竹，都成了蝉的舞台。这些不知疲倦的“歌手”，音色自然本真，没有半点的矫情。听蝉声，需静心，方可听出高亢中带有婉约、激昂里含有低吟的韵律。更有那涧水潺潺，和着蝉声，似股股清音在心中流淌，也牵出了童年的情愫。儿时捕蝉，用竹丝做一个圈，插在竹竿上，从屋旁粘上一层层蜘蛛网，再去黏蝉，有时也和小伙伴爬树捉蝉，乐此不疲。在蝉的声声鸣叫中，度过了一个充满童趣的夏天，那份记忆，是那么香甜。

蝉忘情地唱，思绪也随之飞越千里。蝉“含气饮露，则其清也”。它餐风饮露，清心寡欲，虽其貌不扬，却有高贵的姿态。蝉与禅同音，身处“律宗第一名山”宝华山，自然想到了不远处的律宗祖庭——隆昌寺。这千年古刹是否也晕染着这些蝉，那发出的“知了、知了”声，似有十足的禅意，仿佛它们也参禅悟道了。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”。这幽远空灵的蝉声，回荡在山间，荡涤着内心的尘埃，使人参透人生，到达蝉噪山静、山静心更静的境界。

目光透过山凹，晚霞即将褪去娇羞。夜色开始笼罩四周，峭壁上一丛丛、一簇簇的野百合，那纯白依稀可见。或许蝉经过一天嘶鸣倦了，或许不愿打扰寺中的僧人，声音渐消。虫儿却接着登场，唱起了宛转悠扬小夜曲。

站在山巅，城市的灯火阑珊，高铁上的火车如一条火龙飞驰。新月如钩，不知何时已挂在天边。月色溶

溶，天空透明澄净。夜风习习，竟有一丝凉意。

原路返回，萤火虫开始在眼前划过。这些夜的精灵似乎特别害羞，躲着月光，在幽深的树丛中尽情撒欢。

也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总喜欢回忆往事。儿时听大人们说，有位古人白天耕田劳作，每逢夏日夜晚就用白布做成透光的袋子，装着一些萤火虫，用微弱之光照读书。听后很受感动，便在村边田头捉一些萤火虫，装在瓶中试着看书。当然那只是一时好奇，其实根本看不清字。

愈往山下，愈感深邃，萤火虫也愈多。于是，干脆拐到清朝时的烧香古道，往山肚子走去。轻踏青石板，不说话、不开灯，生怕惊扰这浪漫情调。成千上万的萤火虫悬浮在无尽的漆黑中，那轻盈的身姿发出点点橙黄，忽闪忽闪，忽高忽低，忽疾忽徐，如梦如幻。山谷间充盈着暖昧的气息，弥漫着绵绵情意。大家全都默然，心神俱醉，从未感受如此之美。我默念着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用双手捂住一只萤火虫，体味唯美的诗意。

萤火虫的生存与生态息息相关，对水质、土壤、植被、光线等要求高。现在萤火虫已没有儿时多了，而宝华山是国家森林公园，树茂草深，森林覆盖率达92%，优良的环境正适合萤火虫的繁殖。

一路漫步，一路流萤相伴，一路惊叹不已，这亦真亦虚、奇幻灵动的情景，仿佛徜徉在“童话秘境”。快到公园大门时，其中一人忽地躺在路上，说这样的感觉更好：仰望夜空，繁星闪烁，若明若暗，就像一只只萤火虫飞上了天；而四周的萤火虫又像苍穹上漏下的星星，眨着眼睛，脉脉含情，演绎着美丽的爱情。此刻，上下左右、天上人间融为一体，这种极美，直叫人躺着不愿起来。

“昼长吟罢蝉鸣树，夜深烬落萤入帷。”宝华山的蝉与萤联袂演出，是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。蝉和萤，一个是歌唱者，一个是闪光点，尽管生命都很短暂，却活出了别样的精彩与灿然。想到此，心中不由得升起敬佩之情。